

少女日記



徐亨文書

徐學文著

少女日記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凡 例

一 本書描寫某女學生之全年生活，內容包括家庭、學校、社會活動等，專供高級小學及初級中學程度之女生閱讀。

二 本書係分日記錄，凡天時、氣候等，均與時令吻合。

三 本書用記事法，兼採敘事法，並多多加入「素描」一類題材，故文字極為鬆動有趣。

四 本書係女學生實生活之記錄，故女校採作國語科補充教材，最為相宜。

五 本書附有插圖多幅，藉增讀者興趣。

一月一日 陰，午後放晴。

今天起床，我特別打起精神。大概因為今天是一年開頭的一天，宛如我閱讀一冊新書，第一頁特別感到有興味呢！

但是，我今天那樣的精神，決計要始終保持下去。因為，往常我總犯着這種毛病，在開頭的時候，好像一個軍官的誓師出發，浩浩蕩蕩，真是勇壯非凡；但是過了不久，我的精神却逐漸的鬆懈下去了。譬如讀書，我就是如此。當一冊新書給我找到的時候，末了幾天的興味，總是比頭上幾天要減少，雖然有的書籍不甚吻合我的口味，但是我始終如一的精神不能保持，却是事實。所以，我現在決計要改去這種毛病。

呀，現在我又像誓師那樣的說着偉大的話了。但是，我現在正當

青春的年華，常常自己對自己發誓，竭力想把過錯逐漸減少，那是應該的呀。

我起床後，就把房裏的一切整理清楚；我的書籍，格外放得整齊，就是一紙一筆，也安放得十分有次序。隔房母親聽見了我種種細碎的聲音，於是也攪醒了。她遙遙的喚我說：「你已起來了嗎？時光還早呢，又是假期，你儘可多睡一刻呀。」

真的，這時只六點稍過一些呢。我一面應着她的喚聲，一面就到她的房裏去。她還問我：「這樣早起來冷嗎？昨夜好睡嗎？這時肚子餓嗎？」母親那麼親切的言詞，我感動得愈加要極力奮發呢。

下午，跟着母親，姊姊，我還攜着弟弟，同到街上去走了一趟。但是街市上一種新年的景象，也沒有多大的表見，只是幾家大的鋪子門前懸着幾面國旗而已。

我們回家來，帶了幾包糖果一同喫着。弟弟吃得最有興味，我也吃了甜糖不少，其實我們每個人也在慶祝這新年呢。

母親說：「可惜父親因事沒有回來，哥哥的店裏也沒有給假，否則我們還要鬧熱呢！」我覺得很對。

晚上，我看書。母親和姊姊談着，弟弟已睡去了。
我九時睡。

一月三日 晴

早上，我預備了些功課。因為開學後沒有幾天，學校裏就要舉行大考了。後來，弟弟要我和他玩抽陀螺，我玩了片刻，又給他講了一個故事。

中午時刻，郵差送來了兩封信，是我的同學寄給我的。一位同學

報告了她在元旦日的快樂，說她由哥哥陪了去看影戲，這天戲院裏的人擠滿了，充滿了一片歡笑聲。她家是在上海的，那自然熱鬧得多了。一位同學說她的家裏，在元旦日由父親發起舉行了一個新年茶話會，除了全家的人參加，還邀了附近的戚族及鄰舍，大家談談說說，很是有味。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的父親回來，也要說給他聽呢。

午飯後，舊同學蘆貞姊來訪，她問我到校的日期，又講了些她家庭裏一切的情形。她說，伺候後母的顏色最不容易，我的命運自母親死後也就決定了。她說時現着無限的淒愴。原來她自母親過世後，家庭環境不久就全然改變，她小學未滿，中途就遭失學，我進了中學，她正埋頭於家庭工作呢。大概她的後母性情很乖戾的，所以她有這樣的慘鬱。唉，女子的運命，真是被人操着的呀。

我只得安慰了她幾句，明知這空洞的安慰，於她也沒有多大用處

的，但我赤手空拳，也只有如此說了。她聽了我的話，似乎很快活的一般，所以臨行時還連連問我下次回家的日期，說再要來談談。

晚上我與母親講起了她的事，也替她感歎不已。現在有一般人講着婦女問題，我現在知道這問題確是複雜而且重大的呢。

看了兩小時書，到九時半睡。

一月四日 陰霾，若有雨意。

昨夜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我似乎夢見一個凶悍的婦人，拿了一根棍棒似的東西，要向她的女兒打來。我適巧走過，於是嚇得來不及的退走；但是那婦人却趕向我來了。我就跑到母親身邊，纔算躲過。後來就什麼也不覺得了。

我把這夢告訴母親，母親連連的向我笑，並說你怎麼這樣害

怕，時刻記着我，我總要設法替你當心的。她又說：「你這夢景，一定是因昨天聽了那位同學的話，所以就使你的心吊起了。」我說：「這一定是的，我昨天聽她說的時候，只是替她可憐呢。」

因了這感觸，我於是寫了一篇女子應有的待遇的文字，從人的平等的觀點上，說到女子種種應有的權利。不過我總覺得平時看書太少，所以下筆不能十分暢達。

午飯後，與弟弟做捉迷藏的遊戲，他拉住姊姊的衣角，說是已經捉得我了。我藏在桌子底下，因為忍不住發了笑聲，他就放了姊姊來把我捉住了。這一次引得母親和姊姊都大笑，我也笑個不止。

晚上，姊姊講笑話，弟弟聽得竟不想睡，後來由母親收了場，於是大家纔各歸臥房去了。

我八時半睡。



一月六日 陰

今天我七時起身，梳洗後，母親已把早餐備好了。因為天陰，所以我起來竟遲了一刻。

早上，想重溫校課，可是弟弟在昨晚聽了姊姊的笑話後，却要我給他講故事了。我沒法，就講了一個少年英雄的故事，他聽得津津有味，坐在一張矮櫈上動也不動。後來，我叫他玩七巧板，教給他屋子、茅亭及尖塔的各種排列法，他果然靜心的去排列了。於是我趁他玩得妮妮不倦的時候，就溫習我的功課，他給我這樣哄了，自己還一些不覺得呢！

午後，我整理了衣服、書籍等東西，預備明天到校。這回年假，好像沒有多天，一忽兒又完了。我總算在閒暇的時刻，溫了一些功

課。又看了幾冊書，自覺還說得過去。不過若挨到我用功的同學中間，那我就感得萬分的慚愧了。

母親叫我到叔父家裏去辭行，所以我理畢了東西後，就到叔父家去了一次。叔父送給我一冊少年書信，叔母給了我一包食物，我們又談談說說，不覺回家已五時許了。

晚上，我把少年書信閱看，覺得裡邊寫的信甚爲敏活，文字也生動有趣，可以給我取法的地方很多。到八時光景，竟把這書看完了。姊姊、弟弟又到我房裏來談了大半天。她們好像來同我話別似的情景，我對他們真有些戀戀不捨呢。

九時半睡。

一月七日 雨

早上，母親起床後，就向我說：「今天下雨呢！你遲一天到校吧。」我起來後正在整理一個箱篋，看見玻璃上的雨滴已經灑滿了。心中暗暗着急，但是我一轉念後，想到學校裏後天就要開學，再也不能遲了；於是就振作了一下答道：「不，我今天就要去的，並且學校裏開學後就要考試呢！」

用早餐的時候，弟弟點着筷子連連問我幾時回來，並說我去後他就要十分冷清了，姊姊說她再住上一星期，就要回夫家了。我竭力勸她再住上一些時，免得母親寂寞。母親只是望着我們兩個，似乎心中有許多訴說不出的事。

九時光景，我終於離了母親、姊姊、弟弟等動身了。我在她們纏綿不絕的珍重聲中，坐上車兒自去了。幸而一路只是細雨，我又坐在車裏，還不覺得什麼苦。

到站，坐火車；下站，又換坐車兒；這樣的幾個轉折，又把我從家裏送到學校裏了。這時正是午飯的時分。

同學們，來的已有大半了，先生也差不多到齊。到了校裏，我頃刻像換了一個新鮮的環境，彼此談說，滔滔不絕，小別數天，却像好幾個年頭不見了，這真有味呀。我覺得家庭裏的生活是靜的，學校裏的生活是動的，但這兩種生活，於我們却一樣的有趣。

晚飯後略略溫了些功課，就睡覺，時八時一刻。

一月八日 雨

上課了。

先生照常把功課教下去，我在家裏預習了幾課，所以覺得格外有興味。

不過今天上課，大家總覺得像到了一處陌生地方，同學間彼此雖已招呼過了，但衣服、表情，却覺得有些和往常不同。所以彼此看了一下後，就嫣然的一笑。先生的面容也像煥發了些，一個姓張的男先生來教我們算術，精神特別打足，且烏光光的頭髮也格外亮了。其實一切都和平時一樣，只是大家回了家去，就像所見的都新異些了。

散課後，大家講着回家過新年生活的情形。大概我們住在內地的，因舊歷的風俗還沒有轉移，所以在家和平常的假期生活一般無二，家庭以外的情形也是如此。在都市方面，如上海等地方，也只有娛樂場所的點綴，並沒有真正新年生活的精神。由風俗習慣的不易改變看來，思想、文化的進步遲緩，也是意中事了。我們中國爲什麼一切都鈍滯，這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我們日常閒談，也很可發見真理，只要隨時用着思想。我覺得我

們女子，也很可有應付一切事情的能力，只要隨時用心。

晚上，作家書二通，一致母親，一致父親。

九時半睡。

一月十日 晴

連日的雨，總算今日晴了。昨晚發風，所以今日天氣轉寒一些。教務處裏已把大考的順序公布了。大家縮着手指，蜷了頸兒，却還擠到佈告處去看考試順序單。有幾個吐着舌頭，有幾個發牢騷似的說：「要命呢，天這樣冷，考這麼多的科目。」先生走過，儘是一直點頭也不轉，但我們却像一羣饑餓的難民。

張先生上算術課時，坐在第一排的同學，有幾個咕囔着說：「這麼厚的一冊書，不知多多少少的題目，怎麼辦呢？」但張先生只是裝

作不聽見，面向窗外，把後頭烏光光的頭髮對着我們，於是大家就不好意思了。這門功課，確是在我們最感困難的，每次考試，總有大批的不及格。

但是實際考期，究竟還有一個多星期呢，所以今天一切都平靜的過去了。

我對於各種功課，什麼都不怕。獨有算術一門，心裏總覺有些設地，我想除了這幾天多多練習，沒有旁的方法了。

晚上，大家做自修的工作，很是緊張。一紙佈告所發生的效力，委實宏大！我在自修的時間裏，專對付算術。

九時半睡。

一月十三日 晴，寒甚。

預備了考試，這幾天連閒談的時間也沒有了。

有幾個同學簡直拚命似地，早上白光微露的時候就起來了，點了燭火，在箱蓋上鋪下一本書看着。因此大家起身的時間，就無形的提早了，我今天起床，寢鐘都還沒有打呢！

但是有幾個晏起的，却還是要到一個老時候纔起來。她們平常被大家呼爲「老資格」的，因爲已是舊生，正如老年人的看破紅塵了。我以爲過度用功，究不能天天如此，但老大也不是我們年青人所應該的。

今天上課時，形形色色的情形已有了，真是和往常幾次考前一模一樣的。

張先生還是渾然若忘的走進教室裏來，今天大家可不放過了。一個同學說：「張先生，請你把算術題目少出幾個好嗎？」她說時像一

個小學生的嘻笑模樣。

「這不能囉，四個，八個，都有一定的呢。」

「八個我們做不出呢。」大家哄着。

「容易的，容易的。」他只是抓着頭髮說，但已把半個臉兒轉過去了。

「四個好嗎？張先生。」坐在前排的同學舉着手臂說。

「唔，題目少，你們倒是吃虧呢。」張先生向教台走近幾步說。

「那麼四分之三，六個，六個！」大家又哄着。

「再講吧，到那時再講吧。」他紅了臉說着，就揭開課本講書了。但我看他很是侷促。

「這一個題目……」他裝作特別着重的一說，於是大家都寂然了。散了課，大家紛紛的議着這一課要考的，這一課一定不考的，所

有的談話，都集中在一點了。

晚上自修，大家都熱心於算術。我做了二十題。

十時睡。

一月十六日 陰寒

考期一天天的迫近了。

有幾個同學裁了一小方一小方的紙，把書上那些難記的地方，用最細小的字一一抄上去。她們說：「我將牠抄了下來，就容易記得呢！」但是，她們與其用這種功夫，何不好好的誦讀去背熟呢？所以，旁的同學見了都嫉妒似地說：「這樣的考試，那麼大家都去抄抄就是了，我們苦苦的預備，倒是傻子呢！」於是今天的糾紛，就引起了。



那是這樣一樁事：

第一舍的同學，全體具名寫了一封信到教務處去，裏邊寫的什麼，那是大家都不知道。教務處裏接到了那封信，就召集了第三舍的同學去訓話。但是她們很是憤憤不平，就指出了第一舍的幾個同學，和另外幾個同學，也都有作弊的事。於是，第一舍的許多同學，就成了同學大衆攻擊之標的了。

從午飯起，彼此都爭嚷個不了。第一舍的窗門上，寫了許多纖細的鉛筆字。像：「自己不正，焉能正人？」「出賣同學們的賊，」「幸災樂禍。」「全校同學之冠，」諸如此類，帶罵帶嘲，不一而足。

後來由先生調解，總算平息無事。但是許多纖細的鉛筆字，却沒有被先生看出，所以依舊留着。這種無謂的糾紛，真也可以留着供我們將來回想呢。

笑。

我幸而雙方都沒有分，只是看着今天的糾紛，覺得雙方都很可發

晚上自修的時候，這事好像都已忘記了。

我到十時睡。

一月十八日 陰寒

隆重的考試今天舉行了。

在教室裏，大家像各有心事的一般，呆呆的彼此望來望去。直到先生挾着試卷進來了，大家纔覺得事情已經無可挽回，於是索性坐得端端地，像一個定讞的罪人在最後一刻還是鼓着勇氣和不可抗的命運繼續掙扎。我瞧着許多同學勉強遏制着的神情，就覺是如此。我也只顧在腦裏轉着背熟的字句，此外旁的念頭什麼都沒有了。

第一課是英語。總共有五十個題目，我答得都不錯。不過後來我查了書，纔發現我將 Careful 一個字，寫作了 Careless 那在意義上是大的相反了。我以後對什麼事，都要隨時 Careful 了。

下半年是算術，題目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不是四個，也不是八個，却有二十五個題目。起初大家都喧嚷起來了，後來我們細細一看，好許多却是式題，我們都已練習好多次了。這位密斯忒張和顏悅色的說：「不要看題目多，請看看題目的容易和不容易吧。」於是大家喧了不久，就歸靜寂了。他真是一個很有趣的先生。

我們走出教室，有的說：「微倖，微倖。」有的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也因大致做得不錯，所以很是快活。

課畢後，大家又聚在一起談笑了。前天的那種紛擾的情形，大家都已把牠忘記了。並且天雖陰寒。爲了預備考試，我們却都像不覺着

的一般。

晚上，自修的聲浪仍舊很熱鬧，不過不像前幾天那麼的嚴重了。
我九時半睡。

一月十九日 飄雪

今天起身，大家不約而同的遲一些了。大概一來因為天氣冷，三來因為最重的兩種功課已考去了，所以大家都寬心了一些，有幾個同學在床上說：「讀書真是苦啦，在家裏好不快樂呢！」我挨到了七點，狠命地爬起身來了，但是臉孔像被割裂的一般冷痛。

雪花在空中飛舞着，景象頓覺很光明，但是周身只感着沉重的寒意。唔，父親出門也很苦的呀。

打了上課鐘：我們都進教室了。但是秩序已不像昨天的嚴肅，而

心頭的壓迫也減輕許多了。我們的手臂，都蜷縮在掛下的披肩裏，足趾只是擦着地板，嗤嗤作響。先生到了教室裏，我們纔把身子挺起了。

這是考的自然科學。李先生進來時，好像仍舊從試驗室出來的一般，嗅着鼻孔一些不覺冷氣。他的頭兒仍舊禿着，走近了教台後，就叫我們的級長分發試卷。一面他執枝粉筆在黑板上寫起來，並叫我們先抄題目，後作答案。我們按過試卷，大家都應接不暇地忙亂的寫起來了。於是我們要預備發問的工夫也沒有了，只是靜寂的管自抄去。

李先生寫畢了後，就到窗口邊看他的西裝書去了。他默默的看，只見他兩顆眼珠在鏡片下面不斷的流轉。我們沒奈何他了，只有苦苦的自己做去。求人不如求己，真是對啦。

十個題目，我做對了七個，一個沒有做，我想七十分總要給我的

了。

下半年考社會科學，這容易得多了，但是有幾個同學却把一小方一小方的紙拿出來了，幸而沒有被先生看見。同學們，也抱了「分數大家要」的主義，所以只管自己，不去顧及他人。否則，像前次那種的情形，恐怕又要發生了。

考畢後，我們又都活潑起來了。楊媽和陸媽，都被大家叫去買花生米，桂花糖，蓮心糕之類，忙得個不亦樂乎。我吃了一包花生米覺得特別有味。

晚上，我整理了七天的日記，因為這次國文，繳出了七天日記就算了。我就把不便給先生看的地方，稍微改去一些。

九時睡。

一月二十三日 晴

今天，我們大家預備回家了。

寢室裏，只剩了幾張蟲起的床架，箱籠，鋪蓋，都搬在門外了。我們歸家去，是一件欣喜的事；但是要離開許多同伴，却又覺得悵惘起來了。大家無法自解，所以只好說：「我們在假期裏，要多通通信呀。」我終於在「再會，再會。」的聲浪中，坐上了車兒向回家的路上遠去了。

我一路還是想着這次攷試的成績：英文一定滿意，算術不會不及格的，自然科學我總有八十分，其餘的乙等分數也總可有的，我搭上了火車，這些念頭還是不停的轉着。直到汽笛瘋狂的一叫，車輪咕咕地動了，我的心纔又給家裏引去了。

臨到家里，我又如何的欣喜呀。一切憂思愁緒統統都沒有了，我只要看見母親的容顏，弟弟的笑容呀。

我放了行李，弟弟就拉住我的衣角了。母親替我把披下的頭髮往耳根掠攏，並且說：「你似乎瘦了一些了，考得勞苦嗎？」我只是搖搖頭，但在心上却覺得很是愉樂。

晚上，我報告了考試的種種情形，還說起我大概的成績，很疲倦，八時半就睡了。

一月二十五日 晴

今天蕙貞姊又來家訪我了，她是預知我回家的日期的，因為我上次會同她說過。

這次，她把一個特別的消息報告給我。說她父親寄同一信，有一

個父執輩的朋友，他的兒子在上海做生意，父親有允許將她嫁給那個朋友的兒子的意思。她和我說時，是紅了臉的，但我觀察她的神色，有一種怨艾的樣子。她現在真當我像胞姊妹一般了，所以沒有什麼話不和我說的。

我先問她的意見怎樣，她起初紅着臉，後來面色忽然變白了。我於是知道她對此十分不滿意；就改變了語調說：「蕙貞姊，你不用愁，我現在想着一個辦法了。」

她聽了十分驚異似的，就問我說：「有什麼辦法呢？」

「讀書去吧，這就是你最好的推託了。」我肯定的說。

她垂頭想了一會，後來問我道：「但是家裏不供給我怎樣呢？」

「不要緊，你現在進××學校，是很便宜的。」

接着，我們討論入學的方法等，後來她就滿意而去了。

我和母親說：「今天我給她解決一個臨時發生的困難問題了。」母親說：「以後也許她還要有許多困難問題呢。」我也真替她如此擔憂，總之她死去了慈愛的母親後，命運更不可捉摸了。

晚上，母親叫我寫了一封給父親的信。九時睡。

一月二十九日 晴

這幾天，幫着母親做預備過舊曆新年的事，所以我看書的時間，大大的減少了。但是我接到父親的信：說不久要歸來了，那就大大的欣喜。

今天和母親做桂花糕，因為這是父親愛吃的，我做的頭幾塊，樣子很不好，到末了，我做的很像和母親的一樣了。什麼事都要學，什麼事都要做，我現在更加知道了。

弟弟在我們做糕的時候，總是站在旁邊也要加入做。母親厭煩不過，後來，就給他一小塊粉團，叫他另外在一壁做。不久，他做好了，却像一個泥團，母親和我都笑了。他不服氣，再去重做，却像一個爛泥葶藶了。原來他手指上的污膩，都染在粉團上了。

我們做好後，他還是等着，要候我們煮熟了給他吃。一直到五點光景的時候，他嘗到滋味了，却又伸出一手來說道：「再要一塊，再要一塊。」

我覺得弟弟的一切都是有趣的。

晚九時睡。

二月五日 晴

今天是舊曆的年初一，我已不記得舊曆的日子了，但母親還是很

熟。

父親是歸家了，家裏仍舊點着香燭，大家都面露着喜色。

弟弟向父親要壓歲錢，父親問我說：「你們學校裏新年不是早就過去了嗎？」我笑着說：「我們的新年早過去了，弟弟上次自己沒有向母親拿呢！」

我的意思，是打斷弟弟今天要拿「壓歲錢」的理由的，但不料弟弟連忙轉過口氣說：「因為我上次沒有拿，所以今天一定要補拿了。」父親沒話可說。於是笑着給了他一塊錢。

下午我們一同出去，父親替弟弟買了一個氣球，替我買了一本少女日記。我拿着這本書很喜歡，因為我可以看看別人的生活記錄了。

街上，商店都閉門歇業，各種雜耍的攤子，却是很多。遊玩的人，男男女女都有，尤以小孩子爲最多。實在，舊曆新年，倒可以改做

我國的兒童節呢！

我們回家，吃桂花糕。

晚八時睡。

二月七日 晴

今天，母親叫我領了弟弟去拜年，我很高興，我想趁此到叔父、舅父家去走動一下，也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所以吃過了早餐，我就領着弟弟出發了。

不多時，就到了叔父家裏。叔母捧出一個果子盤，把我們當客人看待說：「請吃呀，請吃呀。」弟弟忽然客氣起來，規規矩矩的坐着，一動也不動，我說：「叔母給你糖，你吃呀。」他嬉着頭兒，却向我微微的一笑。他真像必恭必敬的一個小客人。

叔父問我校裏的種種情形，他又說：「你對於英算兩科，要特別注意。將來升學，與你最有關係。」他說着，就到書室裏去讀他的英文了。

叔母問我父親幾時回來的，哥哥有信嗎，母親安好着否。我和她講了些話後，就攜領弟弟去參觀叔父的書室。

叔父的書籍很多，還有些在書名間夾着「工卜」等字的，我問他是什麼書籍，他說是日本書。並說：「讀書真有趣味，我們不但要會讀一國的書，還要會讀各國的書。」我聽了很覺感動。

我們吃過了午飯，就轉到舅父家裏去。舅父是一個商人，所以家裏放着許多貨物。真的，我們到一個人的家裏去，就可以知道那家人的做什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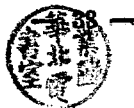
我和弟弟回家，是合坐了一部車兒的。

晚上，聽父親講故事，頗覺有味。九時睡。

二月八日 晴

同學秦芬，來了一封信。

她除掉報告假期生活的情形外，還說起她姊姊這次訂婚的經過。她的姊姊，是在A校教書的。有一位姓王的同事，是男性，他屢次向她求婚，總是不允。後來寫了一封很懇切的長信，給了她，說如果不得允許，此身將向各處飄流了。同時還說明自己是如何的一片熱忱，一切經濟方面，都早已有了相當的準備，孤苦的一生，是非寄託與你不可云。但是她的姊姊依舊不允，因為看到一般男性，求偶時都是如此這般的。不料，在去年的半年中，他忽然沉默起來，如同另一個人了。到年假時，就向學校當局提出辭職，這一來，全校都驚怪



了，因為恐他將有變故。於是，大家要討論出一個辦法，而在這時，她的姊姊也趨於軟化，並因此而欽佩其為人。所以，同事們再和她一說，她也就不再如前此的堅持。結果，她和他就除掉了同事的障礙，辭職的動議，也就此打銷了。

最近，她們更趨接近，於是在假期裏就提議訂婚。

我覺得這對配偶甚為適合，所以午後就繕了一封答信，並叫她給我鄭重的賀賀雙方。

我自己溫習的工作，照常進行。

二月十日 雨

上午十時許，蓮貞姊帶傘到我家裏來。我很驚奇，想她也許又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所以在雨中奔到我家來，後來我請她坐下，看她的

態度很是安閒，方纔放心。

她剛坐定，就笑笑說：「我的事情現在已有把握了。」

母親在旁邊，也欣喜的說道：「蕙貞姊，你決計進××學校嗎？」
「是的。」她含笑說，父親允許我再讀三年。那個事，她也不和我談起，我現在只有裝作一切不知道了。

後來，我又同她說：「你以後同父親多多的接近，那麼父女之情就不致隔閡了。這樣，將來提出反對，也容易說了。」她點首稱是。
午時我們留她吃飯。

她去了後，父親說到現在青年男女的婚姻問題，我聽着不作聲，只是把頭垂下。父親提出三點，是性情、能力、旨趣等，他言下並不反對青年男女的戀愛，只是要顧及這三點。

晚飯後，我自習功課。九時睡。

二月十二日 晴

今天，父親出門了。

幾天來很熱鬧的，今天父親一走，突然要感得冷靜了。

弟弟抱着父親的腳，老是不放。母親將他拖住，父親去後，他就放聲哭了，於是父親去了又回來。

最後，父親對弟弟說：「我這次出去，一定去買一架留聲機回來，你要聽嗎？」於是，父親出去，弟弟纔算放他了。母親、弟弟、我就一同到門口看父親坐着車兒一些些遠去。

午後，接到同學朱玉琛的信，問我到校的日期。我想到十六日要開學的，就回到臥房略略整理些東西。母親進來說：「父親吃剩的桂花糕，你這次到校拿去吧。」我說留着給弟弟吃，我說着只感着母親

深厚的恩情。

晚上，寫了一封信就睡覺了，時八時一刻。

二月十五日 晴

今天一早我就起來了。

把東西整理完畢，就去替弟弟穿衣，因為母親已到灶下煮飯，弟弟却於此時醒了。

母親知道我今天要動身，就把桂花糕包好放在我的箱子裏。她牢牢的記着，愈使我覺得母愛的深沉呀。我連說留着給弟弟吃，但她已把我的箱子鎖上了。

弟弟聽見我在房裏收拾一切，連忙抱了一個小泥人奔進來說：「姊呀，你幾時回來？」我只得說：「就回來的，我要到學校裏去看

許多的故事呢。」

臨走的時候，弟弟還是拉着我的衣角說：「姊呀，你下次要講許多故事的呀。」

我到校，秦芬，玉琛却早已在門口守着了。

她們很快活的和我說：「我們的臥室，已換了一間了，但仍舊在一起。」她們又幫我拿着東西走到新的臥室裏。

大家談談說說，不覺又已晚了。晚上，我寫了一封信，給母親。

八時半睡。

二月十六日 晴

上午九時，舉行開學式。

校長訓話，有兩點：第一，注意體育。第二，增加課外作業。校

長先生的精神，仍是英氣勃勃的。他說完以後，全場都拍手，教師們的演說，最精萃的，是教英文的一位女先生。她說：「我們的時代已很嚴重了。在此重要關頭，我們，不論教師和學生，都要奮勇起來渡此難關。我們的命運，是被自己握着，要追逐偉大的潮流奔起呀！」她這次說得最爲警惕，而且絕不談外國的情形，只說到我們的本身問題。說畢，全場又是一陣拍拍聲，校長先生也拍得很響。

插班的新生很多，她們坐得最是規規矩矩地。

午後，與幾個同學出去購物，我買了一塊香皂和一柄牙刷。

晚上，寫了一封信給父親。

八時三刻睡。

二月十八日 晴

今天是星期日，所以我格外感得清閒的逸樂。

早上，和幾個同學打檯球，我贏了三次，却輸了四次，芬的球藝最是精優，她與六個同學對打，却沒有輸過一次。她運用球板，真可算得出神入化，歪斜的一側，球已閃的過去，對手便再也來不及去承着。往上一抽，球就只擦着台子的邊口。球板轉了一下，球便飄搖不定。所以她老是做着勝手，大家只呆呆的看她。

午後，我們又到街上去購物。我買了幾條帕子，算算連前天所購的，已用掉一塊多錢了，街上真是不好去的呀。

我們回來，又繼續拍檯球。玩了一刻，就回到自修室去看書了。晚上，做四個算題，又寫了一封信給哥哥。

九時睡。

二月十九日 晴

上午八時，舉行紀念週。

校長先生報告本學期校內預備進行的事項：舉行各科會考，邀請名人講演，及籌開運動會等。

學生演說的，爲高三金佩芬，初二顧月英。大致說我們做了功課，還要顧及社會上的種種問題，因爲學生就是社會上的主人翁，對於自家的事，要切切實實的去做。

上課時，覺得有些異樣，因爲我們又好久不過課堂生活了，同時又來了幾個新同學，所以我們好像來到一個新的境地。

今天是第一天上課，所以大家的精神格外打足。先生講解的話，恨不得每一個字都記着。但是挨到散課，却又覺得時間的特別冗長

了。

晚上，有的寫信，有的看書，我又做了四個算題。

九時睡。

二月二十二日 雨

今天，接到父親的信，說是很安好，我不覺異常快慰。

父親又叮嚀我幾件事：待人要和氣，並且須有修養功夫，就是有一二不經意的事，也要耐着性兒，自己細心的留意。切不可作色給人看，破露自己的弱點。對於功課，要有終始如一的精神，不可怠惰，也不必過於認真。不好的氣習，要隨時警戒，不可染上。如浪費金錢，好談人家的短處，以及趨尙時髦等。這幾點，我決計一一的記着；因為父親說的，確是切中時下女子的通病，我是再不應該犯的。

呀。

有幾個同學發起一個文藝社，我今天簽名加入了。

晚上，繕了一封給蕙貞姊的信，問她近來的情狀。我預備好了明天的功課，已是打着寢鐘了，於是就睡。

二月二十四日 晴

很快的，第一星期，今天已是末了一天了。

新來的同學，很多都回家去。年幼的幾個，在上半天就到舍務室去拿了名牌回家。她們挾着衣包，唧唧噥噥的出去。回想我最初到校的時候，老是牽掛着家裏的心，也正和她們一樣呢！

下半天的功課，教室裏已少去幾個人了。我們舊同學，都毫不動心的聽着鐘聲上課，下課，所以精神依然很振作。

散課後，我們拍乒乓球。晚上，我們談了一會天。

九時睡。

三月一日 晴

天時已暖些了。大家戴的手套，也都已除去了。

早上，我聽見鳥聲，就覺着暖 and 的春天已經來到。

上學期大考的成績，今天公布了。我的成績列在乙等。我最吃虧的，是算術和體育兩門，所以於平均成績最有影響了。有兩個同學列在丁等，她們氣得一言不發，在自修室裏呆坐了大半天。到中飯時分，她們吃的一碗飯，等人家添了後，却仍是那一些。不留情的分數，真使人太苦難了。

晚上自修，我拚命做算術。九時半睡。

三月五日 晴

天光很好，這幾天一些一些的暖起來了。

麻雀吱吱的叫聲，好像催着人們起來，領略那春日的晨景。

我於六時就起身了，從今天起便練習書法。

下了課，有許多同學在玩着司令球，我於是也欣然加入。

一時，軟綿綿的草地上，添了不少的白衣短裙女郎，兩邊，站着無數觀看的同學。笑語聲，拍手聲，呼喚聲，合着球聲，混成了一片，這真是異常的有趣呢。

我練習了半小時，氣息已喘喘了，額角上也覺溼膩膩的了，於是就乘機告退。接着，芬就來代了我的位置，她眼快手快，不多時我們一方就接連的勝利了，於是拍拍的掌聲又一陣起來了。她們玩到朱霞

半天，纔罷手歸室。

今天，是我開學後第一次作戶外運動。我玩了不久，就覺已很吃力，那只有在下次多多的練習了。運動能強身，我定要切實的實行。晚上，做了六個算題。九時睡。

三月八日 晴

今天，一連接到兩封信。哥哥的信先來，到下半年蕙貞姊的信也來了。

哥哥在店中每天練習書法。晚上工作完畢後，又看商業上的各種尺牘，他還愛看文藝書籍。他這樣的勤懇，又是使我要感動的。

蕙貞姊已入××學校讀書。她採取我的主張，終於能夠達到目的，我覺得很是欣喜。但望她父親對於她的感情很快的增進，並能尋

重女兒的意見，那麼她就不難有婚姻的自主權了。爲了家庭環境的關係，現在一般女子淪於不幸的，真不知有多少呢。

今天又是世界婦女節，是我們爭平等自由的可貴的紀念日。我覺得必須要我們自身奮起！

晚上，我寫了一篇我對於紀念婦女節的意見。九時睡。

三月十二日 細雨濛濛

今天是植樹節，又是孫中山先生逝世的紀念日。天忽細雨濛濛，好像對革命偉人逝世有無限哀痛的樣子。

上午八時，我們全體整隊出發，與各學校一齊會集在公共體育場。街上略帶泥滑，幸而微雨隨下隨止，所以還能行走。我們都吊起了短裙，步伐一律，行人都向我們瞧看。到場，見旗幟飄揚，有男學

生，有女學生，還有不少的孩子。閒看的人也很多，人聲已是熱鬧非常了。

十時開會，童子軍騎着自由車，在場中穿來梭去，這時各種聲音都靜了下來。

主席台上並立着六七個人，有的身子胖胖的，有的穿着軍服，有兩個是穿的西裝，我們只看見他們的背影，一會兒散開了，却是中間只站着一個人。

演說的手舞足蹈，但是我們站得擠來擠去，所以好的演說也聽不清了。

有一個同學說：『我們不必去過細聽啦。這種演說，料也料得到的，總是「悲痛」，「紀念」，「民衆」，「認識」，「打倒」，這樣一連串的词兒嵌了進去，最後再來一個「完了」。』

我沒有聽到台上好的演說，却反聽得這位同學的議論了。我不覺笑了起來。

後來由先生領導植樹，十人一棵，大家很覺滑稽。我們回校，已是午飯時候了。

下午，放假，我沒有別的事做，就來整理各種筆記。

晚上談天，八時半睡。

三月十六日 晴

我們的鄰室裏，今天有一件小趣事。

門房送進一封信來，信封上寫着「楊麗貞女士收」，發信人自稱奚某，筆跡像男性的。其實楊麗貞是並沒有這個人，楊麗貞是有的，不過這時她還在教室裏。於是鄰室的同學暫時將牠收下，但大家都抱

着滿腹疑團。

後來，楊麗貞來了，於是大家笑着問她道：「你是叫楊麗貞嗎？」她弄得莫名其妙，只是連說：「你們不要玩笑，你們不要玩笑。」同室的同學忍不住了，於是拿出那封信來給她看，她瞧了瞧字跡，臉兒立刻紅了。於是連忙改口說：「這是我的，這是我的。」

她們給了她，就若真若假的說道：「密斯楊，是你老五（註）的信嗎？」她立即強自鎮定下來說：「你們不要胡說，這是我弟弟寫的呀。」
「那麼爲什麼具名奚某呢？」大家一致的說。

「是我母舅家的弟弟呀，」她說着，假說在教室裏還遺下一枝鉛筆，連忙一溜烟的走掉了。

於是這事大家更起疑團，一時傳說得滿城風雨。
我爲了這件事，自修的功課也被耽誤了。

晚上，做了六個算題，九時半睡。

(註)老五是我們校裏流行的 Love 或 Lover 的別稱，因語音相近之故。

三月十八日 晴

今天是星期日，我們鄰室有幾個本地的同學，本來都要回去的，但不知怎麼，今天大家都按兵不動。

我猜疑着是爲了密斯楊的事，後來經人報告，果然我猜想的不錯。

但是密斯楊整天的在教室裏，也沒有人來尋訪，也並不託故外出，所以大家白白的費了一天心。

我在上午，練習了鋼琴。彈了好久，手指頭覺得很酸軟了。

下午，玩了司令球，很有趣。
晚上，自修功課。八時半睡。

三月二十二日 陰

喜歡多事的同學，常常要生出無謂的是非來。

今天，密斯劉和一位新生忽然鬧意見，原因很簡單，她只是要叫那位新生與她一同去看報，那位新生說慢一點，她就放脫了手，板着脸咕噥着道：「你本是灶君菩薩，人家不好觸犯你的呀。」

那位新生當時不響，後來却去告訴舍務先生了。結果，密斯劉也被先生說得哭了一場。

這種種糾紛真是一無意義的，我總覺得她們太孩子氣了。
我的算術，已大有進步。做功課，只要用功夫。

三月二十五日 晴

幾天來大家好像已經忘記了的密斯楊的事，今天又重新開端了。大家吃過午飯，忽然密斯楊不見了。後來纔知道她在上午上末了一課的時候就走的。當時大家疑盧叢生，於是偵騎四出，往臥室、教室、甚至廁間、一一都尋到，但是結果一無所獲。直到最後，有人想出到舍務室去調查，纔發現她已填了一張請假單回去了。

我們的鄰室，於是議論紛紛，說來說去，總是關於前次奚某的信的那件事。今天是星期六，她的走，定有多少關係的。她們在她抽屜裏細細看了一下，但也是一無影響，於是這事纔算完結。

晚上，我預備英文、算術等。下星期要考試了。

四月一日 晴

幾天來忙着考試，到今天纔算閒空了。

今天文藝社出版了一冊刊物，我送去的一首小詩，居然也登了出來。

有一篇小說名春夜之雨的，寫得最好，內容述一個死亡了兒子的母親，在春夜的雨聲中悲苦的泣着。她因為死了兒子，無時不覺哀痛，所以對一般人歌頌的春天也失望了。這篇把母子之情寫得很真切，所以能夠這樣動人。

寫作文藝，情感確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

西湖的聲浪很高，看牠結果怎樣！

四月三日 晴

遊西湖終於漸漸成爲事實。

八日起春假，校中貼一佈告，徵求在假期裏高興遠足的，或是旅行的，都有教師們率領。我考慮了一日一夜，終於在旅行組的名單上去簽上名了。但也有什麼都不簽的，她們只是要回家。

今天一早起來，我便作歸家之計。因爲我的錢不夠。

在中午時候，我便到家了。母親很欣喜，弟弟也快活萬分。我說要到杭州去，母親就問道：「那麼你爲什麼不在昨天回來呢？」

我說：「昨天，昨夜，我都在考慮呀。想想費錢，又不願去了。但機會湊巧，並愛慕西湖，却又心動了。」

母親講了些別的事。晚上給了我十塊錢。

四月四日 晴

上午十一時許，我已到校了。

大家上課，各有一種新的興致。

旅行隊的組織，課後加緊進行。

四月七日 晴

今天我們起身，特別的早。每間臥室裏只是充滿了笑聲，遷物聲，腳踏聲，正像軍營中要預備出發了。

一個早上，大家梭來穿去的忙個不絕。到八時，大家纔算陸續的出校門了。留校加入遠足的同學，都直送我們到車站。

九時，車開了，揮着手兒的，揚着手帕的，紛紛不絕。直到我們



開出月台，纔顯現給我們一片綠油油的田野。

車中，說說笑笑，有的呼人綽號，有的問人老五，正和在學校裏的情景一樣。英文女先生向幾個同學講着動詞的變化，博物女教師說杭州的特產。一位國文先生沒有人同他談說。陸媽和桂生各顧各的望着窗外。同學們，有的吹着簫，有的和着口琴唱，總之各有工作。

兩個鐘點以後，車中却漸漸沈寂起來了。歌聲和笑聲已沒有了，大家都很闌珊了。但那位國文先生，却很起勁的講着他從前到過杭州的情景，聽他講說的，是一位博物女教師，還有陸媽和桂生，也聚精會神的聽着。

到十二時許，國文先生也睡去了。

忽然有一個小販喊着麵包、蛋糕，於是大家紛紛的購食，這時大家重又振刷起精神來。

車到笕橋，國文先生說：「我們快要到了。」於是大家就和他攀談了。下午四時許，我們到達杭州。

出了站，一切雇車，載行李，都是由國文先生一手承辦的，因為他以前同某校學生來杭，也是由他領導的。陸媽和桂生拿了東西，一面跟着我們的車走。

我們到了湖濱，就進旅館紛紛攤鋪了。

晚上，由國文先生率帶我們一行人到湖濱去繞了一個圈子。遠遠的山影，彷彿都已睡熟了，湖中黑沉沉，却映着一絲絲的燈光。來來去去的行人，連綿不絕。

歸寓，九時，即睡。

四月八日 晴

一早起來，全體出發遊葛嶺、孤山及北山。

我們揚長而到保俶塔，但兩腿已覺有些酸了。國文先生說：「遊名勝，我們須要能耐勞，我從前走北高峯和南高峯，只是一天呢。」兩位女先生只是點頭，她們這時也覺着有些吃力了。

保俶塔只是一個很荒蕪的古塔，附近也沒有什麼點綴。不過我們登山俯望，却很好玩。被長堤分隔了的西湖，彷彿就在眼睫的下面。湖水清澗，頓覺眼前異樣清明。孤山錯落的屋舍，像一個盤子裏盛着各色肴饌。山峯遠遠地抱着我們，綠水青山，都入眼簾了。

下山，遊西泠印社及中山公園等。於是我們再走白堤，經平湖秋月而到孤山。

白堤上，清幽疏朗極了。我們一路到孤山，並不覺得吃力。

登放鶴亭，大家在那裏坐了一刻。亭後有鶴塚，是林和靖養鶴的

所在。荒草枯枝，只剩下古跡了。

回出時，我們乘公共汽車，直達靈隱。

那裏遊人多極了。古木參天，泉壑疊見。飛來峯下，有一線天，從一個洞壑裏望上去，只見頂點有一小孔，天如一線。我們在那裏用了午飯後，就拾級而上靈隱寺，大佛小佛，隨處都是。還有一個羅漢堂，據說共有羅漢五百尊，但我們數了好久，却還是不知實數，一個一個的實在太多了。

我們走上輅光，大家都疲勞得要倒下來。有人提議再登北高峯去，我們都軟弱無力的說：「叨光，我們走不動了。」

但是那位國文先生依舊撐着手杖上去，有幾個同學跟在後面，但都坐在半山上不動了。

我們下山，仍搭公共汽車回去。

到了旅館裏，大家躺在舖上，都像泥鰍似的。
飯後即睡。

四月九日 晴

今天我們玩南山，也是坐車去的。

到淨慈寺，一種奇景名勝，大不及靈隱；不過清淨幽明，却有獨長之處。寺也很宏大，外觀已敗陋了，我們繞行而上，迴廊屈曲，也覺如入仙境。

下，而至運木古井，見一僧人垂燭下井，中浮一木，上盛無數銅元，都是香客投入的。僧人說：「此井從前浮木無數，是濟顛僧召來的。這裏寺剝，便是井木所建。那時上了樑說不要了，井木便只浮起了一根，後來從此沒有了。」國文先生也證明此說爲歷來所相傳的，

我們却只當作故事聽。

出寺門，走上雷峯塔遺址，只見已成磚礫了。

國文先生問我們要不到南高峯去，却無一人答應。於是我們早早回寓。有的却去坐船，但我只想休息。

晚上，和數同學逛湖濱。湖光山色，隱約莫辨，但面目又像換了一個了。

八時睡。

四月十日 晴

今天逛湖。

我們坐了一隻大船，裏邊陳設得如一間小小的客室，窗明几淨，忘去人世間的煩擾！

船中，吃瓜子的，敲木魚的，唱歌曲的，又是我們歡天喜地的世界了。

國文先生端坐在中間，只是捧着一本西湖楹聯大全吟咏着。博物教師和英文先生並坐在一起，她們指着遠處的矗立凸出的地方說：「那是三潭印月，那是湖心亭，那是……」我們學生只顧自己談笑。最初到的，是錢王祠。沿湖我們玩了劉莊、高莊、宋莊等。那些莊子都是有錢人的別墅，建築精雅，陳設富麗，裏邊有書屋、廳堂、假山等，置身其中，我們不知有什麼憂患了。

繞蘇堤，穿白堤，我們又玩了岳墳、玉泉池、花港觀魚等，折回，到湖心亭，到三潭印月而攝影。

一路鼓樂而回，歌聲抑揚，恍如軍士凱旋。

唱到西湖十景，國文先生也跟着我們唱了。

回寓，已五時。

晚上，又逛湖濱。夜色的西湖，像是沈醉了。

八時半寢。

四月十一日 微雨

今天，我們要向西湖告別了。

早上，大家整理東西，又像出發一天一樣的忙碌。九時，我們一齊到車站。約有半點鐘光景，我們坐在車廂裏，車就開行了。

今天在車上，大家已不像來的那天精神抖擻。惟有陸媽和桂生，却很喜悅，替我們傳送食物，拿取水壺，非常高興。博物教師問陸媽說：「你杭州來過嗎？」陸媽笑笑說：「第一次。」桂生也接着說：「我也是第一次呢。」

國文先生還是吟咏着一本西湖盪聯大全。

英文先生眼睛已閉着了。

車停靠的時候，大家的眼皮一睜。

下午四時，我們纔得下車。

到校，已近五時。

有幾個就急忙冲藕粉吃，只是楊媽一個人泡水，笑嘻嘻的問：

「小姐你要嗎？小姐你要嗎？」

晚飯後，不多時，大家就睡得聲息全無了。

四月十五日 晴

接連休息了三天，到今天纔上課。

今天上課，面臨着黑板，好像前邊就是西湖。



課後，運動場上仍有人玩司令球，我玩了半小時。

晚上，整理了遊記，又寫信給父親。

九時睡。

四月十九日 陰

今天，國文先生講一首詩，講完以後，便津津有味地吟起來，我們同學也跟上他吟，他就更加表示樂意了。

接着，他大講其詩論，他的結論說：「詩是女性的文學，所以詩是和女性一樣的優美。」許多同學聽了，覺得這話很對。

後來不知怎麼，他又講到一部紅樓夢。他說：「紅樓夢是一部女性最好的讀物，所以也可以說是一部女性的文學。」我們請他批評紅樓夢中人物，他只提出了一個林黛玉。他說：「林黛玉是一個聰明的

女人，我是最贊成林黛玉的。」

散課後，我們便說他是林黛玉的化身，於是就叫他林黛玉。

四月二十四日 晴

天氣漸熱，我們各色的衣服也出現了。

今天是星期六，大家換得格外漂亮。淺藍色的校服，到今天已不及時了。有幾個在晚上就換起，把頭髮梳得更考究。你是掠披髮兒的，我是掠辮兒的，忙得不亦樂乎。

密斯楊，下半年又請假出去，她的頭髮是燙了的，所以格外引人注意。但大家又發現不了什麼，所以也沒奈何她。

我的鋼琴，已彈得有些進步了，所以我的興味格外濃厚。

晚九時睡。

四月二十九日 晴

今天我們鄰室裏，有一位同學忽在地上拾到一個字條，於是大家又轟天動地的談說了。

那字條是用鉛筆寫的，所以字跡不能夠辨別出。上面的字句，是：

綠妹：

我很心焦呀！

上帝會降福我們的……

……快樂快樂！

下面沒有署名，並且綠妹也不知是誰，真奇怪呀。

我也不必妄用心思在這上了，認真研習功課吧。

五月四日 雨

五月裏令人悲痛的紀念日很多。今天是我們學生運動的紀念日，但是現在我們學生在社會上的力量，實在太微弱了。

這星期起，結束上一個學月的考試，所以我們又要忙碌一些了。晚上，大家從事溫理。九時半睡。

五月十一日 早期梅雨

考試已經完畢。

天似乎早期梅雨了，已連接下了三天呢！

密斯楊，大家說她已一定有一個老五，因為近來她的信很多。但是有的人說是不確，因為並沒見她常在寫信。

五月十五日 雨

鄰室裏又發現一片碎紙，拚起來，是「親愛的哥哥」五個字，筆跡又辨不出，然而做「衆矢之的」的，却又是密斯楊。

梅雨天，大家正悶着，聽聽這種事，略覺開懷。

五月十八日 晴

今天膳堂裏略有小風波。一個同學喫到了一塊鹹蛋，說是臭的，於是有幾個把吃着的也吐出來了。一時臭、臭、臭的聲音，哄遍全堂。

結果，由膳堂幹事向廚司交涉，每桌補了一個菜，於是大家纔滿意。然而，飯是多喫掉一桶了。

五月二十一日 晴

這幾天，大家練習各種運動，很是起勁。因為，下星期，我們要開一個小小的運動會了。

我加入司令球和百味賽跑。

五月三十日 半晴半陰

今天我們開運動會了。

天色在早上似乎不很好，但在用過早餐後，又若有晴朗之意。陽光微露，並不燥熱，這樣的天氣，是最宜於運動的。

被呼爲電燈泡（註一）的同學，担任招待，然而幾個運動健將，却是平日被人稱爲灶君（註二）的。

我們同學，全體都穿校服。有幾個沒法，只有在頭上特別考究一些。

八時許，來賓已有不少。家屬們很多，但是與學校沒有關係的兒子，却也不少。

九時開始。上半年都是柔軟操，以及各種團體操。場上的秩序很嚴肅，我們操演時覺得很肅然。

觀眾們，在下半天，突然的多了。他們都已老早坐在椅子上，多數是青年男子，穿着漂亮的西裝，頭髮梳得光光的。有幾個是同學們的哥哥、戚族等，但有幾個可不知道是什麼關係了。

一時半開始。環行、球戲、賽跑、舞蹈、跑欄，……

拍手叫好的聲音響個不絕。我們的糾察止住他們說：「請不要叫好，顧全秩序。」他這樣說過以後，一陣哈哈的笑聲却起來了。



我們都有些憤怒，但終於抱定不睬主義。

招待員穿來梭去的走着，似乎因此秩序都好一些。

賽跑第一是朱月英。

跑欄第一是高秀貞。

我們散會時，都嚷道：「灶君菩薩萬歲！」朱月英和高秀貞只是笑笑，並不見氣。

晚八時寢。

註一 電燈泡是我們的綽號，意思是漂亮。

註二 灶君也是個綽號，意思是醜陋。

六月四日 晴

密斯楊和奚某的關係問題，今天我們全然明白了。

四時許，有一個青年來訪她，那人穿了一件青灰嘩嘰的長衫，坐在會客室裏和她侃侃的談着。當時同學們知道了，便川流不息的到那門洞裏去張望。後來她送他出去後，我們便圍住了問她。

「是我的表兄呀，」她不自然的說。

「究竟是什麼，說出來！」

不料她一下子就溜走了。

於是我們派了兩個代表，是她最接近的，隨了她到教室裏去盤問。好久好久，她纔說是自己的未婚夫，未來學校的時候，早已由家庭作主訂定了，人是做生意的。

唔，鬧了許久的一件事情，說出來却是這麼一回事。

六月六日 晴

一切的事情都已明白。從前的事，都是冤枉了密斯楊。

鄰室裏，有一位叫范慕貞的，確是有一個老五。她的信，都是由一位同鄉收轉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她的祕密。今天，被一位好事的同學劉偵查出來了。慕貞在取衣服的時候，忘記將箱蓋蓋上。其時劉適在着，忽然看見了一封荷色的信，於是偷偷地取了出來，却見信上寫着「綠妹」的字樣。信封裏還有一個漂亮少年的照片。後來劉把這事宣佈了出來，慕貞無法抵賴，就和她吵嘴，於是同室裏的人作好事的將她們勸開，一場風波，纔算平息。

大家認為事情已經「水落石出」，所以也就不再提起。

這幾天爲着閒事，我分心不少，下星期要考試了，怎麼辦呢？

六月十三日 晴

考試已畢，心上像搬去一塊巨石。

天一些一些的熱了。

晚上，發現臭蟲，咬得很苦。

今天，我下半天上課，真是沒有精神，大概因被臭蟲咬而少睡吧。

散課後，我只是捉臭蟲。

六月十九日 晴

天更熱了。

幸而晚上已能安睡。連接幾天，我儘是捉着臭蟲，結果居然被我捉盡。

近來喜歡看小說，同學亦然。

六月二十二日 晴

天時已熱，運動的同學漸漸減少。

這幾天空來，大家都喜歡做縫紉。我剪了三尺洋布，替自己做一件小襯衣。昨天秦芬姊幫我裁剪，今天我下課來動手就做，約有兩個鐘頭，貼邊，兜角，都已弄好。

現在還剩着上領和做揷鈕兩件工作，我想明天早上再做些時，就可完成。

晚上，寫了兩封信，一給父親，一給哥哥。

六月二十五日 晴

這幾天，大家縫紉的興趣都很高。

有幾位同學，真不怕繁瑣。一塊衣料剪來了，看看不好，却又去買了一塊。大概總是爲了花兒和顏色的關係，有的做得不稱心，便拆去重做，或是改做別的。這幾天大家對於功課，倒不很重視了。

我也怪高興，今天替弟弟做了一個白帽兒。

六月三十日 雷雨

這一學期，不覺又將過盡。考試、暑假，又已臨在眼前。我在這一學期究竟得到些什麼呢？真是想想也覺羞慚！

天是這樣熱了。一陣雷雨，似乎涼了些。但隆隆的雷聲，正像警告我們大好的春光已經過盡，但在學問上得到的究竟是什麼？

天是熱了，但我們可因了天熱怠惰下來嗎？我要好好努力呢，呀，奮發吧！

晚上，我把各種筆記全部整理，臨睡已十時。

七月八日 晴

學期試驗今天開始。

天很熱，大家不住的拿出手帕來抹着嘴唇。每一課先生上堂來，總是說：「請大家慢慢做去好了，時間長呢，不要著急。」

但是我們規規矩矩的坐着，總因熱得耐不住性兒，所以看了一個題目，就再看下一個，究竟那一個容易，便把那一個先做。大家只顧着自己，再也無暇來顧及別人了。

先生雖是叫我們慢些兒做，但在心裏却盼望我們快些。當我們交了一個卷上去，他就很快的疊好，那就是要叫我們快些兒的表示呀。交了卷出來，我們彼此問着：「你這個做得對嗎？你那個怎樣做

的？「學期試驗，真不是可隨意放過的呀。

我們課畢後，還是忙着。晚上蚊子雖咬，但也要耐着了。十時睡。

七月十三日 晴

這一個星期，好像是我們自由生活的日子。

各種功課，都已結束，歸家的心，大家都十分急切。

我們趁着沒有事，大家便寫起各人的通信地址來。

有幾個要好的同學，大家彼此餽贈紀念物。更有到首飾店去定製別針的，上面刻着細字，有的寫：「我友留念，」有的寫：「毋忘友誼，」有的寫：「記取青春。」

畢業的同學，有送她們小銀盾的，有送她們書籍的，有送她們鏡

框的。離散之前，似乎只有將紀念物來表示我們的「友情」了。

三數人相聚着談話的，隨處可以看見。到晚上，自修室裏充滿着談笑聲。

七月十五日 晴

上午九時，舉行休學式和送別畢業同學會。

同學師長，濟濟一堂。我們感到無限的愉快，也感到無限的悵惘；因為彼此離散在即了。

校長先生訓話，大意說：「在校的同學，不久便又是畢業的同學。畢業的同學，要發揚母校的光榮；無論是升學，或服務社會，都要與在校時一樣的努力。在校的同學，現在繼續不斷的努力，便是替自己造成光榮的基礎。求學是一生不斷的事業，隨處有學問，我們隨

處要努力！」

畢業生代表答謝的，是很客氣的話。高三代表張嫻，初三代表李靜。她們聲音很輕，說到末了，臉兒已經緋紅。

我於下午一時乘車回家。

三時許到家門，母親和弟弟已在門口守望。

一學期的學校生活結束，又要開始做「天倫之樂」了。

七月十八日 晴

今天訂了一張作業時間表。自修的功課，都放在上午。晚上看書，寫信，記日記。

七月二十日 很熱

蓮貞姊來訪，她比從前豐腴得多了。前次她父親談起的婚事，已無形取消。聽說那朋友的兒子很會浪費，惡習也很深。

求學時代，婚事真不必急急。

七月二十五日 大雷雨

昨夜弟弟有些肚痛，今天却已好了。

飲食方面，母親更加注意清潔。

這幾天我們吃的，多菜蔬。

八月一日 晴

今天父親來信。說近來疫勢很盛，叫我們對飲食起居，要格外小

心。

八月四日 晴

今天叔父到我們家來談了半天。

他又介紹給我許多新書，並且說：「要多看，多讀，多作。」

八月八日 熱

鄰家有一婦人，昨夜夜半忽發吐瀉，今晨醫生剛到，她已經昏厥而死了。

我恐怖異常。

八月十一日 晴

市場上今日已買不到肉了，據說實行「斷屠」。

秦芬姊今天來信，說身體也有些不適。

我家幸均安全，不過大家常在「戒嚴狀態」中。

八月十六日 熱

玉琛也來信了，她很安好。

我這幾天對自修鬆懈了一些，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常常暗吟着這兩句，用以自

慰。

八月二十日 晴

好多時不彈琴了。

今天早上，我覺得還涼快，於是同弟弟到附近的一個小學校裏去

玩了一陣。

那校裏有一具風琴，我見了很高興，於是叫那校役去開了門，我坐着彈了一陣。弟弟在一壁聽着，也不覺手舞足蹈起來。

回家，教了弟弟一隻歌，是白荷花。

八月二十二日 雨

天氣忽然轉得涼一些了。但是母親說：「這是不正的天時，過幾日還有大熱呢。」

弟弟希望天立刻晴起來，因為到了晚上，可以有螢火蟲捉。今天他拿出一個瓶子來，把螢火蟲放出。我說：「你辛苦的捉了來的，爲什麼要把牠放出呢？」

他立刻笑答道：「我放了出來，那麼今晚又可以捉了！」

果然，今晚天井裏墨黑地，不見一個螢火蟲，但他一個人在屋子裏，還是起勁的捉。

今晚我看書，看得最高興。

八月二十五日 大熱

呀，今天真是熱得要命。

弟弟好煩躁呀，但是他愈煩躁愈熱，愈熱就愈煩躁。母親採了許多芭蕉葉來，舖在地上，叫他睡在芭蕉葉上面，他纔算安靜一些。後來他呼呼睡去，母親就抱他到籐榻上。

我也熱得要睡將下來了，大家一些聲音也沒有，但是汗還是不住的滴。

天井裏像燒着一隻巨大的火鉢。

晚上，我們乘涼，弟弟却又快活了，他拿着蒲扇只是拍螢火蟲。母親搖着扇兒說：「你來坐坐呀。」但是弟弟只是不聽。母親又轉向我說：「這樣的熱，你還不好到校呢。」

我望望天空，跳抖抖的星兒，似乎說明天還是要熱的。

八月二十八日 熱

學校裏的開學通告發來了，是九月一日。但是，天還這樣熱，怎麼辦呢？

母親看我躊躇滿志，就說：「你緩幾天去吧。這樣熱，上課也是不能的。」但我的心總是栗六不安。

洗完了澡，我還是儘整理東西。

晚上，寫了一封信給秦芬。

九月三日 雨

開學已經三天，今天我終於冒雨到校了。

校門口的水很大，我的車子直拖到內門房。

庭柱，屋頂，都煥然一新。門窗柱子，都是淡藍色的，牆壁粉白，一個暑期竟把學校換了面目。

秦芬和玉琛仍舊與我同寢室，只新添進了一位學友，她叫雅英，與我一見如故，非常要好。

床鋪弄好後，玉琛告訴我說：「教算術的張先生已不教了，國文先生今年也換了。」

晚飯的時候，看見新生很多，年齡都很幼小。

九月六日 晴

今天正式上課，天似乎比以前熱得淡一些。

算術先生是一位女高師畢業的，年紀約摸三十左右，她講話很尖響，人很敏銳。

國文先生還沒有來，據說也是一位大學畢業的，但人究竟是怎樣的呢？

楊麗貞不來念書了，大家說她做太太去了。

過了一個暑期，各種消息又不同了。學校真是一個萬花筒。

晚上，我寫了兩封信，是給父親和母親的。

九時睡。

九月八日 晴

國文先生來了。他人很矮，近視，戴上一個極深的眼鏡。面容很和善，與以前的國文先生一樣。講話很清楚，不過微微帶些口吃。他上堂來，挾着一疊的書，似乎很用功的。

他開頭說：「我們不要把國文看作老國文，所以我們也不要把國文先生看作老先生。」我們聽了，很覺滑稽，但細想這話，却有很深長的意味。

我的國文，在他指導之下，我想定會好一些的。

以前教我們算術的張先生，我們今天對他有種種的話兒，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九月十一日 晴

今天學校裏接到一封家屬的信，是楊麗貞的父親寫來的，說楊麗貞在家已病了一個多月，現在還沒有痊愈，請寬限幾時到校，並不要作缺課辦理。這封信是教務處在「請假同學」的揭示板上公佈出來的。

唉，冤哉枉也，大家說她做太太去，那知她正痛苦得說不出呢！因此，我覺得有幾個同學的亂造謠言，實在太不對了。然而學校就是一個社會，有老實人，也有浮滑人，用什麼方法去改善呢？

九月十五日 雨

關於算術張先生此次不教的事，種種謠言，大家愈傳愈盛了。

劉跑到我們的自修室裏來很肯定的說：「你們不信嗎？他是一定因和高三裏的印佩秋發生了關係而走掉的。學校裏爲了面子關係，自然把他走的原因拉東扯西的說開了。你們不信嗎？我說一定的。」

「那你有什麼證據呢？」玉琛問。

「這自然有囉。你們不看見近來印的寫信忙嗎？」

「這個理由不充分。」

「不充分嗎？請你到門房裏去留心她的信，今天早上我已見過一封了，明明是張的筆跡，難道我還會看錯嗎？」

大家給她一說，倒都有些心旌不定了。我，也就攔了大半天的自修時間。

晚上自修，大家又談着這件事。

九月十九日 晴

印佩秋的事，由她本班的同學揭發了。

我們到高三的教室裏去，看見黑板上寫着這樣一封信：

我的佩秋：

我到這裏很安好，不過天天老是想念着你，給同學們冷嘲熱諷得怎麼樣。

校裏空氣如何？起初，固然我們早就預料到的，我們這樣勇敢的行動，她們一定要當作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然而，這也好，就算她們慶祝我們的成功吧！我們是光明磊落的，而且我們的事，又是神聖和尊嚴的，一般人大驚小怪，值得什麼注意呢？

我們，只有勇敢地前進，非經責難笑罵，不會顯出我們的時

是神聖和尊嚴的。好吧，勇敢的前進！

一切請弗念！

你敬愛的思道。

看的人在高三的教室裏擠滿了。印佩秋在校長室裏哭訴，據說要請校長懲戒這拆信的人。

我們問了劉，纔知道這事的詳細。印的事，在她本班裏已注意很久了。今天，由她們班裏一個同學截留了她的信，拆開一看，却就是那位算術先生張思道寫給她的，於是，她們把牠抄錄下來，再轉錄在黑板上。原信，仍交門房裏轉送她本人。

「我前次同你們說的怎麼樣？」劉用勝利的眼光向我們說。

「佩服佩服！」玉琛同秦芬一同說。

「那麼他們的經過你知道一些嗎？」立在劉旁邊的孝英問。

「我那裏知道呢？連她本班的同學也是在最近開學後纔發覺的

呀。他們何等祕密，要是他這次不走，恐怕到現在還誰也不知道呢！」
劉說着，向大家裝出滑稽的笑臉。

這件事，今天就轟動了全校。不過直到晚上，據說校長先生對印佩秋的哭訴，還是沒有一個最後的辦法。校長先生只對她說：「事情真假，都沒有多大關係。真，大家到最後也總會知道的。假，算牠造謠也是芝麻般的小事。過幾天我再定辦法吧。」於是印佩秋只得含淚而退了。

爲這件事，一個晚上我完全沒有看書。

九月二十日 晴

今天，高三的同學拿着一個單子叫我們簽名，就是，如果校長先生爲了這件事，要把她們的同學開除或處罰，我們全校學生決計加以

反對。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簽名贊成，於是我也在單上簽了名。

劉說：「既然師生已經戀愛，學校裏何必定要苛刻對人呢？」大家聽了，都拍手贊成。

舍務先生在各室的門前走來走去，似乎在窺伺着我們什麼。其實，只要學校裏不開除那個拆信的人，我們也就相安無事了。

印佩秋照常上課，飯也照常吃。

九月二十四日 晴

關於印佩秋的事，幾天來毫無消息，我們原想在今天紀念週上，校長先生一定有一個辦法宣佈的。

可是，今天紀念週上，我們氣息屏得靜靜地，却老是聽不出校長先生報告的辦法來。校長先生只是說：「雙十節近了，我們要開會，



表演，提燈，慶祝。」

大家聽了大半天，却還是摸不着頭腦。

但，聽說，校長先生已於上星期六叫過印佩秋進去了。大致以爲對拆信的人，也不必去十分追究。她們也只是玩笑，並非一種惡意。大家還是維持原有的感情，好好地一起讀書吧。這消息又是劉告訴我們的，我們看去也對，因爲印佩秋今天已若無其事的樣子了。

我們在晚上照常自修，因爲考試不是一件玩的事。

九月二十八日 晴

消息真有趣。

據說，從前的那位國文先生，已到省政府裏當祕書去了。所以，教書的苦差使，他也不願再幹了。

不過，大家說：「我們明年旅行，倒缺一個領導的人了。」

十月一日 晴

同學們尋開心，實在太酷虐了。

教我們國文的那位新先生，認真是認真的。不過他遇到預備得不十分充足的地方，有時講話要略帶口吃。其實這點我們該加以原諒，因為他教書還不十分久長呢。

但是我們一級裏好作弄的同學，偏要多方向他發問。他對答起來的時候，總是把兩手扶在桌邊，衣袖也抹在邊緣上。今天，有幾個同學，就在課前把粉筆灰塗在桌邊，欺他是近視眼，她們這樣的搗着鬼，一定不會看出的。後來，他進教室來了，大家都端端正正的坐好。

不久，他講到「孔子問道於老聃」這一段，於是有一個同學就發問了。果然，他把身體靠近桌子，兩手漸漸兒的撐在桌邊，袖子抹了上去，頃刻都染了白粉。於是，我們都垂下了頭，有的拿出手帕兒假作抹嘴，有的硬彎下了頸項，纔算把我們的笑聲遏住，然而已使大家耐的苦了。

下課的時候，那新先生就帶着粉白的袖兒出去。

於是大家都笑不可仰。

尋教師開心，實在是不應該的呀。

十月五日 晴

校裏爲預備慶祝雙十節，各種籌備的事務很忙碌。我們練習舞蹈，我級裏預備表演一節牧童的情人。

全劇一共須要十五人。玉琛飾牧童，她那男性的表情，最是擅長，所以這一次就派她做主角了。

我給大家公推做田莊主的女兒，這本是一個次要的角色，我沒法推却，就答應担任了。牧童的情人，是一個捉魚女郎，不過田莊主的女兒，却始終愛着他；我覺得在這種地方要表情，很是害羞，所以我起先拚命地向大家推却。

但是她們終於一致公推我，我也就沒法推却了。我須歌唱，舞蹈的地方很多，所以這幾天練習得很苦。

十月十日 晴

我們學校裏今天掛起綵來了。「慶祝」「國慶」的紅燈綠燈都在廊下掛遍。呀，大家說不出的快活！但是我擔憂着自己的表演呢！

上午開了一個慶祝會。校長先生穿起洋裝來了，胸前佩着幾朵花，面上喜氣洋洋。

下午，我們開始遊藝會了。這一次我們發的入場券很嚴，所以觀眾比較整齊一些。

各機關的人很多，衣帽大方，很是彬彬有禮。青年男子也是各校的學生，態度儀容，非常謹嚴。校長先生親出招待各機關的人員，儼如一個外國公使延見許多僑民。

我們表演的時候，台下很嚴肅。許多歌詞都是含有慶祝意味的，還有表揚着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地方。

牧童的情人在三時許出演。玉琛飾的最像了，她那好像非洲土人一般的舞蹈，令人捧腹不止。

我上台時懷着一種心情，現在已記不得了，不過自覺表演的

還好。唱到：

牧童呀，

你知道我的苦心嗎？

這一段，我最是含羞了。聲音很顫抖，但是坐在前排的許多學生儘是鼓掌，我真羞煞了！

晚上，我們加入提燈，有些路人高聲的喊着「大中華民國萬歲」，我覺得太慚愧了，外患內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正在水深火熱中呢！

晚上，倦極，寫完日記就睡，時已十一時半。

十月十五日 晴

今天我真氣死了！

唉，從來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也要留上一個污點了。我這洗不去的恥辱呀！

早上門房交給我一封信。我想一定是父親或母親寄來的，因為我已好久不寫信給他們了。那知，唉，那知是一封把我氣死的信呀！

署名什麼「夢痕」，我那裏知道這是誰呢？我不要這人直呼我的名字，我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滿紙的「我心上的人兒」「愛慕」「崇拜」等等詞句，我幾時和他有過這樣的關係呀？唉，學校裏本來常常鬧着這種事情，如今要挨到我身上了，這不是要把我氣死嗎？我火極了，不待看完，就將牠扯掉，纔算消了我一口氣。

幸而，同學們一個都沒有知道，否則，我不是也要給她們做談笑的資料嗎？什麼「夢痕」，到字紙簍裏去做夢吧！

晚上，我預備考試的工作。九時睡。

十月十八日 雨

今天國文先生不到，請了一個代課先生來。據教務處裏說：「國文先生今天在看眼睛。」

代課先生是四十多歲的一個人，也戴眼鏡的。人很質樸，穿的還是一雙布底鞋。他搖搖擺擺的進來，站在講台前一動不動的說：「今天我來代課，請諸位把教到的地方報告給我。」於是有的說：「我們有時讀講義的，請先生隨便講些給我們聽吧。」

「這不好隨便的囉。」他拉下眼鏡邊說。我們就默然了。於是，他開始講書，講文心雕龍的章句一篇，大家聽得乏味極了。

「文章有一定的句法……」他講着，有幾個同學說：「國文有一定

的讀法……」

「對咯，國文有一定的讀法……」他於是裝腔作勢搖搖擺擺的讀起來了。全班頃刻哄然一笑。

「讀書要認真，要用心……」他又拉下眼鏡邊說，於是有幾個同學又接上說：「做事要勤懇，要細心……」

「你們究竟說些什麼話呀？」他把眼鏡邊更加拉下了，臉上帶些怒意。

大家寂然。接着，他又裝腔作勢的讀起來，大家畢竟忍不住了，等他讀完，早已笑聲洋溢。

於是他怒了，站着一動也不動。未幾，鑼鑼鑼敲鐘了，他就搶着一本書下去，立在門口朝着我們說：「中華民國出了你們這樣女學生，完了！」他撒手而去，我們却儘是格格的笑個不已。



十月二十一日 晴

今天是星期日，我們（秦芬，玉琛和我三人）在附近的鄉野去玩了一次。

田野已是橙黃色了，牛兒在田邊叫。

天空是蔚藍的，我們展望四周，胸襟一暢。天高氣爽，正是秋日的好風景呀。

我們一路攜手同行，鄉童村女，都奇異的瞻望我們。

芬和我說：「我們會永久維繫着這樣的友誼嗎？」我說：「山窮水盡，我們的友情不變。」玉琛拍手贊成。

回校，已五時許了。

十月廿四日 晴

我已經忘記了的那個具名「夢痕」的信，今天卻又來了，真可惡！

他說得可憐極了，說是好久等着我的回信，却終於不見到來，心中的難過，是再也不能形容出的了。末了說：「既然女士不喜與男性交際，那讓我在暗地裏愛慕着吧。請不必給我回信了，只請記着世上有一個男子在愛慕着你。」

我起先又火極了，後來終於忍不住，就給我的好友秦芬看了。她說：「你不必憤怒，不覆他就是了。他這封信，是並沒有褻瀆你的地方，並且，男女的愛慕，也是當然的，只要出之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就是。你主張在求學時不談這問題，這就暫時擱置好了。」

我給秦芬這樣一說，怒氣倒有些息了。真的，不覆他就是了，何苦去自生憤怒呢？

我記着父親的話，凡男女結合，總要合乎性情、能力、旨趣三點。他既不認識我，我又不認識他，何從而得知彼此的性情、能力、旨趣呢？所以，我決計不覆了，只將他的信放着，作爲一個紀念。

我又想到，我現在要好好努力了，我現在努力學業吧！
晚十時睡，因爲多做了八個算題。

十月二十九日 晴

我們學生籌備的一個民衆女夜校，今晚開學了。

學生都是女工人，有一個年齡最大的，是五十歲，與她的媳婦是同學。

她們來校，表示很高興的樣子，我大爲感動。
做她們教師的，是高三同學。

十一月六日 雨

今天發生一件不幸的事。

初一的一個同學，被竊去五塊錢，她在舍務先生那裏哭。
真不知是誰偷的，大家多少有些難過呢！

十一月十日 晴

今天學校裏禁止零食；因爲零食有三種害處：一，不衛生。二，妨害清潔。三，浪費金錢。

其實，我們早已猜着了，禁止零食以節省消費，倒是學校的真

意。因為這種消極辦法，很可以減少校中的竊案的。

最感恐慌的是劉，因為她的袋裏，床上，枕邊，都有不少的零食。

她今天把花生糖、陳皮梅、西瓜子都分給大家吃了。她還說：「我今天出清底貨了，以後再買，是一隻烏龜。」。說着，把袋兒拍了拍，並做龜的爬行姿勢，我們都笑了。

十一月十七日 雨

同學們的妒忌心，實在太厲害了。

初三裏有兩個插班新生，要好的確是要好的，但是她們一則是同鄉，二則是舊同學，並且現在又同是這裏的新生，那她們的要好，也是事實促成的呢！

但是，好妒忌的同學們，却又給她們加上一個刺痛的帽子。

有人說：「她們是同性戀愛呀。」今天，有一個同學，不知爲了一件什麼事，竟當面說她們同性戀愛。於是，害得她倆嗚嗚的哭個不停。結果，由先生費了許多口舌，苦苦調解了才算完事。

我覺得她們太把名詞濫用了，所以要生出這樣無謂的是非來。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

民衆夜校的女生，現在來校的還是很多。

她們非常用功，每教一課，反覆的誦讀，又自己反覆的解釋。

高三裏任課的同學，也很高興，她們吃過了晚飯，就去預備要教的功課。

我們晚上的自修，近來也很認真。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

今天接到了父親的來信，說上個星期身體有些不好，現在已完全好了，叫我安心，並叫我隨時當心。

晚上，我就寫了一封答信給父親，另外又寫信給母親。

十二月二日 晴

今天學校裏請名人演講，題爲女子應有的覺悟。共分三點，爲不慕虛榮，認清自己的地位，及打破舊觀念等。

聽講的人非常踴躍。筆記生伏在桌子上聽聽的寫，忙個不了。

十二月六日 晴

我們今天發現一位苦學生活的同學了。

她是在初一裏的，叫陳婉貞，年齡頗大，平時很幽默，不與人言。她今天忽然病了，臥在床上，只是淒淒的哭。大家多方慰問，總是無效。後來詢問許久，纔知她不是病，是爲她母親病了而哭。

原來她這次來校求學，是將歷年工作來的錢繳費的。她離家的時候，在家裏只放着五塊錢，父親已死了，又沒有哥哥姊姊，所以她母親拮据的狀況，是可想而知的。

現在，不幸她母親病了，怎麼辦呢？她是在昨天午後得到這消息的，所以已一夜沒有合眼了。

她不便將這消息說給大家知道，但是心中又很憂急，所以便淒淒的哭。

於是，我們當下就用種種的話安慰她，並且彼此勸募，一共募得

十塊錢，她纔於午後請假回去。

我捐了兩角錢。我覺得她真是可敬可佩的一個女子。
唔，我要好好的用功了。

十二月十日 晴

今天婉貞來校，我們大家都去叩問她母親的病狀。

大幸，她母親已好了，我祝她永永的康健呀！

婉貞拿出十塊錢還給我們，說：「承各位姐姐好意，我因已向親戚處借得了，所以謹奉還給你們。」當時大家勉強受下了。

但，我們都益加崇敬她唯一無二的精神。

十二月十五日 晴

我們有一部份同學，今天私下裏集議，要替婉貞組織一個助學金保管委員會，我也欣然加入。

我們有趣得很，拿婉貞給還的十塊錢，當作基金。以後再隨時勸募，使這個組織鞏固，幫助婉貞的以後求學費用，和其他確實困苦的同學。

委員人數有七個，我任監察委員。

十二月十九日 晴

零食的禁令近來又廢弛下來。不過劉自從那次向大家宣誓後，就從未買過；所以這一點我們都佩服她。

今天，她跑來向我們說：「學校裏禁止零食，正如政府裏禁止鴉片，你們看，鴉片又在公賣了。」

「那麼你想再吃零食嗎？」我們說。

「我是永遠不吃的囉。」

「那麼你有感而發的在罵政府嗎？」

「笑話，政府裏早把鴉片禁絕了，我是瞎說瞎說呀。」
她說了就跑去了，我們覺得她很有趣。

十二月二十五日 陰

今天是一個紀念日，我們多放了一天假。

有幾個同學去買賀年片，紅紅綠綠，很是好玩。

我拍了一天抬球，還想不到賀年呢。

十二月三十日 晴

同學們都送我賀年片，粉紅的，淡綠的，美麗呀！

我也答送她們。給芬的一張上寫：「我們的友情，與年俱進。」

給琛的一張上，寫：「前途光明。」

給劉的一張上，寫：「祝你永久快活。」

婉貞姊那裏，我也給了一張，寫：「祝你奮鬥成功。」

一年完了，我繼續追求我的新生命去吧！

一九三二年十月付版
一九三三年十月再版

少女日記 每冊實價三角

著者
發行人
發行者
排印者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掛號

分發行所

北平 開封
成都 重慶
廣州 南京

漢口 武昌
汕頭 廈門

北新書局





門	
函	
號	
925115	